

七旬游客手绘古城

记者 莫娟文/图

7月的昭通古城,青石板路被夏雨洗得发亮。陕西会馆的大门外,73岁的李大平正握着铅笔坐在椅子上,专注地勾勒眼前的飞檐翘角。只见他右手在画纸上沙沙游走,左手按着素描本的边缘微微用力。画中,会馆的飞檐从纸面升起,翘角上的瑞兽虽只勾勒出轮廓,却已显露出几分灵动。画纸上,陕西会馆的轮廓已初具雏形。在他的笔下,陕西会馆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仿佛都被赋予了生命。

画纸左下角,一行小字工整清晰:“写于昭通,2025年7月25日。”

“画老建筑,不能只画样子,得画出它的气质。”李大平指着陕西会馆的画稿说,“会馆的青砖色泽有深有浅,深色是受百年风雨的侵蚀,浅色是后来修补的,下笔时力道需有所区别。”为了准确把握建筑曲线,他特意绕到侧面,蹲在石阶上仔细观察。李大平说:“阳光斜照时,阴影会告诉你,哪一笔该重,哪一笔该轻。”

李大平放下铅笔,指着巷子里说:“你看,老人们坐在门口纳鞋底,年轻人骑着电动车穿巷而过,卖炸洋芋的铺子飘出香味,这不就是活着的历史吗?”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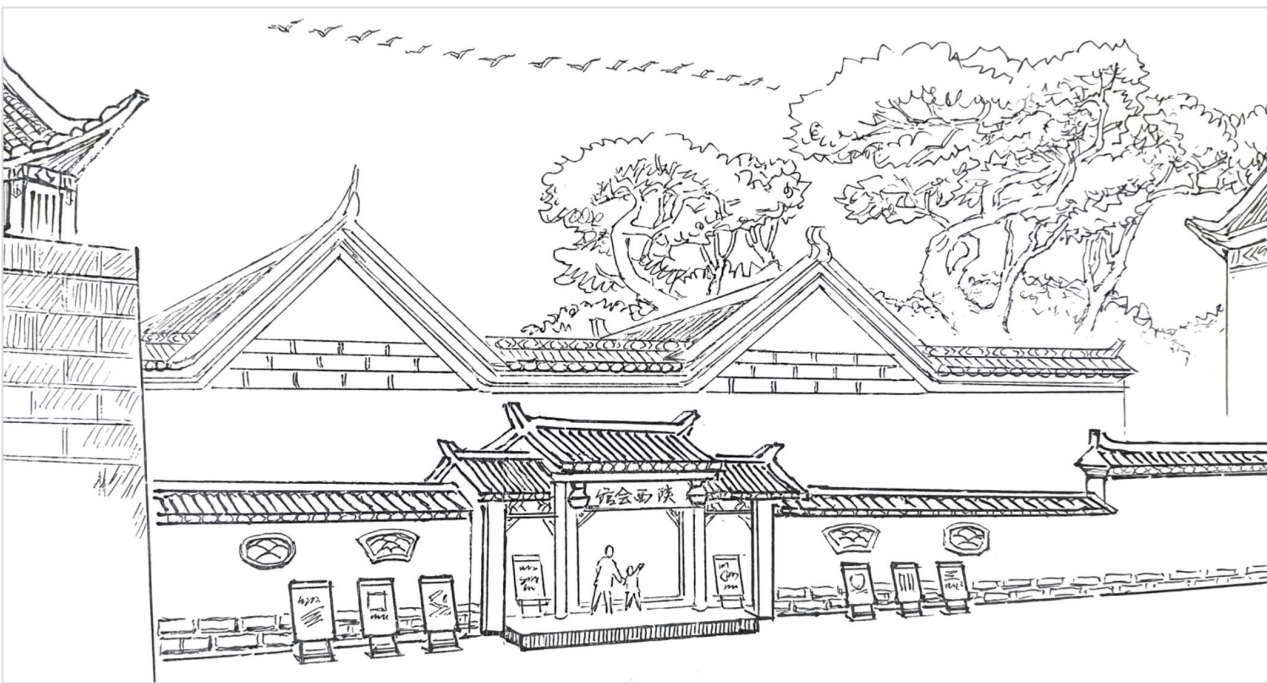
他看来,很多地方的古城都成了“标本”,而昭通古城还带着“体温”。

这位来自四川自贡的老人,带着一叠素描本和简易的画具,乘绿皮火车颠簸12小时来到昭通。他抬头望向陕西会馆的青砖黛瓦,眼里满是对旧时光的珍视。

来昭通的20多天里,李大平的素描本里装满了50多页画稿,像是一部用线条勾勒的昭通风情录。从昭通古城到望海楼公园,一砖一瓦、一街一巷,都被他细细勾勒,用心描绘。他的笔下,不仅有昭通古城的雄伟壮丽,也有古城居民的生活点滴。跳广场舞的阿姨、演奏萨克斯的老人、追逐嬉戏的孩童,都被他一一捕捉,定格在画纸上。

“我喜欢昭通,这里人情味浓,古城历史底蕴深厚。”李大平说,他的画笔就是想留住这份生活的温情和历史的厚重。他打算把这些画稿带回自贡,让更多的人了解昭通、爱上昭通。

在李大平的笔触下,昭通古城的故事在一页页画稿中静静流淌。50多页画稿,不仅是建筑素描,也是一位长者与一座古城的心灵对话。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多风景都沦为了“模糊的影子”,但



李大平的绘画作品。

总有人愿意慢下来,用笔尖细细描摹时光的纹路,让那些承载记忆的砖瓦和草木,在画纸上获得永恒的生命。

李大平和妻子住在望海楼公园附近的一家民宿。每天清晨,他都会背着画具,漫步在昭通城的大街小巷,寻找那些能触动他心弦的场景。古城墙下,他描绘过岁月的沧桑;小桥流水旁,他勾勒过时光的静谧。每一幅画作,都是

他对昭通深情的凝望和细腻的体悟。

在他的绘画中,不仅有陕西会馆的庄重古朴,还有市井生活的温馨场景。“昭通古城不只是一座城,还是文化的活态传承。”李大平感慨地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画笔,让更多人领略昭通古城的魅力,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扬。

因家中有急事,他和妻子不得不提

前结束昭通避暑之旅。离开时,他满腹不舍,即兴创作了一首打油诗:“绿皮火车到昭通,避暑大军十万众,高原云今晚霞彤,凉爽游园笙歌宏。”

昭通古城的故事,因这位远方来客的画笔而增添了生动的注脚——它诠释了真正的文化共鸣,从不需要刻意营造,只需要一颗愿意停留的心和一双能发现美好的眼睛。

老街坊慧眼“找碴”护宝

记者 莫娟 马娟 通讯员 石啟勇 马威 实习生 谭琦

晨光为挑水巷的青石板路镀上金边,陈俊步履匆匆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迟家大院门前。连续3天,这位“认死理”的老街坊紧盯着一对新安装的石墩,眉头深锁。经反复查证,他最终证实这个新安装的石墩上的牡丹花纹朝向有误。正是这份近乎固执的“较真”,不仅纠正了文物修复的关键细节,还在昭通古城保护史上刻下“人民守护”的深刻印记。

2023年12月,迟家大院保护修缮工作接近尾声,门前一旧一新的两个石墩引起了陈俊的注意。他发现新安装的石墩与旧石墩的风格不一样,显得尤为突兀。陈俊回忆道,看到石墩上的牡丹花雕刻整齐划一,这份“别扭”如鲠在喉。他立刻意识到这不符合昭通古城的历史风貌。

“牡丹花纹本该左右对称呼应,现在却像双胞胎一样齐心地朝一个方向,不对劲!”陈俊说,“第一天的疑惑,在第二天的细察中得到了印证:左侧石墩风化自然、包浆温润;右侧虽雕刻精细,却显得过于崭新。”作为一名热爱历史文化的老街坊,陈俊深知每一块石头背后都承载着昭通古城的故事与记忆。带着这份敬畏,陈俊决定深入探究。他多次往返迟家

大院,仔细观察石墩的质地、纹理,查阅了大量关于昭通古城的历史资料。

地方志中一条关键记载揭示了真相:迟家曾由主母当家掌舵!这一发现直接印证了迟家大院门前石墩上牡丹雕饰的深层寓意——它们不应简单对称,而应一左一右相互呼应,形成“众星拱月”之势,寓意“花开富贵、富贵拱门”,是对家族女主人的尊崇。眼前这对“孪生兄弟”的同向牡丹雕刻,实乃对历史的严重误读!

陈俊没有丝毫犹豫,径直找到了施工负责人和昭通古城保护工作指挥部。当他将迟家的家族史、牡丹纹饰的象征意义、新旧石墩的材质差异以及相关史料记载娓娓道来时,昭通古城保护工作指挥部的工作人员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市民主动提供的专业意见是极其珍贵的!”昭通古城保护工作指挥部相关负责人李文勇坦言。文物修复专家组火速对石墩进行了反复勘察,并再次深入核查相关历史文献与图像资料。最终,论证结果清晰无疑:陈俊的发现完全正确,这对石墩的安装确实存在文化象征层面的根本性错误。

如今,迟家大院门前,那对承载

着厚重历史记忆的石墩已依循古制复位;牡丹花瓣舒展,一左一右,宛如虔诚的守护者,重现了寓意深远的“众星拱月”之姿。一个被误读的石墩,终于找回了它在历史长河中的真实身份。

昭通市昭阳区博物馆副研究员黄智感慨道:“正是得益于像陈俊这样既有深厚文化情怀、又有严谨考证精神的‘宝藏市民’的主动关注、专业‘找碴’和及时纠偏,才让我们最大程度地守护了古城历史的真实与完整。”

迟家大院石墩的故事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文物保护领域的生动实践。当千千万万如陈俊一般深爱脚下这片土地、珍视祖辈文化遗产的普通市民被真正动员起来,成为文保事业的“火眼金睛”和“编外守护者”时,这些老街坊们正以他们对历史的敬畏与热爱,守护着古城的每一寸肌理。

如今,迟家大院门前那对石墩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它们不仅见证了晚清望族的兴衰,也铭刻着市民对历史的敬畏——当每一份“较真”都被珍视,便是对古城文脉最好的守护。

18厘米的偏移,危墙欲倾!当迟家大院这栋见证百年文化交融的瑰宝命悬一线时,一群“建筑医生”手持精密仪器,怀着对历史的敬畏,走上“刀尖起舞”般的修复之路。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拯救行动,最终让这座“活化石”消除了隐患,重现昭通古城独特的文化光芒。

一堵危墙的“病危通知书”

7月16日,迟家大院保护修缮项目经理刘平卫手持测量仪,目光紧盯屏幕上跳动的数字——这是墙体修缮后的第六次月度复核。屏幕上的毫米级数据平稳如常,映照着他眼中的释然。

“正面看是典型的中式院落,转过身,罗马柱撑起的拱券映入眼帘,中西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刘平卫的手指抚过墙面,那里的灰塑图案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松枝挺秀、竹节坚韧、梅蕊含香,旁边的牡丹与玉兰依偎着寿桃、石榴、祥云和蝙蝠在其间流转。“这些不是普通的图案,而是刻在砖墙上的文化密码——松竹梅兰寓品格,牡丹玉兰显华贵,石榴多子、蝙蝠衔福,藏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栋始建于清末的建筑,是昭通文化交融的活标本。中原文化的端庄、少数民族的质朴、西方建筑的灵动在此交融,形成独特的文化基因。正面的中式雕花窗棂与背面的罗马柱隔空对话,灰塑图案里的东方意象与拱券线条的西式韵律和谐共生。然而,时间这把无形的刻刀,也在迟家大院的墙面上留下了痕迹。墙体出现18厘米的偏移,如同一纸“病危通知书”,宣告着这座百年老宅的危险处境。

因常年荒废,藤蔓爬满墙体、院子堆满垃圾,整栋建筑像一位无人照料的老人在,在风雨中日渐佝偻。2023年施工队进场时,工人清理藤蔓的手突然顿住——墙体与地基的衔接处竟有一道肉眼可见的缝隙。精密仪器的测量结果令人心惊:墙体根部偏移18厘米,倾斜率达2.3%,远超国家建筑安全标准的临界值。“就像骨质疏松的老人扛着沉重的包袱,一阵风就可能让他倒下。”刘平卫的比喻里透着焦虑,下半部土坯墙因常年受潮如酥脆的饼干,后期开凿的门洞与窗洞像被抽走的“筋骨”,而上半部分承载着灰塑与拱券的厚重墙体,全靠早已腐朽的木柱支撑。

“墙塌了,这些灰塑、拱券所呈现的中西合璧的细节就没了。”刘平卫说。

那不是一堵墙的消失,而是一段看得见的历史被抹去。

为文化灵魂“抽梁换柱”

修复方案研讨室里,灯光常亮至深夜。墙上挂着迟家大院的剖面图,红笔圈出的“危险区”像一道无解的难题:要校正18厘米的偏移,必须更换腐朽的木柱与酥碱的墙体,可顶部的灰塑与拱券是“文化灵魂”,哪怕轻微震动都可能导致碎裂。

“就像给玻璃器皿里的珍宝换底座,既要稳住上层,又要换掉烂根。”刘平卫将修复比作“刀尖上的舞蹈”。在昭通古城保护工作指挥部和相关历史专家的指导下,经过数次推演及研判,最终敲定的“手术方案”蕴藏着古今智慧的碰撞。

工匠们用特制的钢架从两侧顶住拱券,再以细如发丝的钢线将灰塑逐一固定。“松枝的末梢只有3毫米,钢线固定时得屏住呼吸。”参与施工的老匠人回忆道。面对腐朽的木柱,工匠们发明了“渐进式替换法”:先在原柱旁立起临时钢柱承重,再用细锯将朽木从顶部向下逐层剔除,同时将新制的实木柱一点点嵌入,

全程保持受力平衡,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就像医生给病人换骨头,不能一下子抽走,得让新骨慢慢接上。”刘平卫说。

下半部酥碱的土坯墙被小心翼翼地拆除时,工匠们发现了更棘手的问题:地基因沉降出现裂隙。他们没有用现代混凝土填充,而是沿用百年前的传统工艺,将材料一点点注入裂隙。“老祖宗的法子有‘韧性’,能随墙体沉降,比硬邦邦的水泥更合适。”

少了伤痕多了永恒

如今的迟家大院,青砖墙上的斑驳仍清晰可见——那是岁月留下的“皱纹”,被特意保留。转过墙角看到,西式拱券下的罗马柱挺拔如新,柱身的凹槽却刻意做了旧;工匠们用细砂纸打磨出自然的磨损感,与百年前的工艺痕迹无缝衔接。

“少了18厘米的偏移,少了藤蔓爬过的腐朽,少了随时坍塌的恐惧。”刘平卫站在修复后的院子里细数着变化。“但那些该留的,一点没少。”灰塑图案里,松针的每一道纹路都保持着百年前的弧度;中式窗棂的雕花缺了一角,那是民国时期修缮时留下的痕迹,被原样保留;就连墙面砖缝里的草籽都被小心收集,待来年春天让它们自然生长——“这是老墙的‘汗毛’,得让它带着生气。”

更珍贵的“多”,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墙体内部植入了现代工艺,既保持了青砖的质感,又增强了抗裂性,多了一些“强健的体魄”和“长久的保障”。新的筋骨支撑着它,让它重新稳稳地站立起来。刘平卫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多了一份安心。通过这次修复,我们不仅让老墙‘站直了’,还让附着在它身上的历史信息、文化符号和工匠智慧,得以清晰地传递给后人。”

夏日的阳光穿过西式拱券,在中式天井里投下几何光斑。身着汉服的游客在院子里穿梭,感受着中西文化的和谐交融。一群游客正围着灰塑图案听讲解,他们指着石榴图案问道:“为什么画这个?”一位老人则对着罗马柱感叹:“当年能建起这样的房子,得多开放啊!”

“这栋房子本身,就是最好的历史教科书。”刘平卫说,18厘米的校正,校正的不仅是倾斜的一堵墙,还是一段文化记忆。

在昭通古城,这样的修复故事还有很多。从清末的四合院到民国的洋楼,一座座建筑在“修旧如旧”的理念中重获新生。它们像散落在时光长河里的明珠,被文化守护者们重新串联,最终编织成一座城市的精神脉络——那些融合、包容、生生不息的密码,正通过这些“会说话的建筑”传递给下一代。

18厘米的校正——百年迟家大院的『文化正骨』手术

记者 莫娟 马娟 通讯员 石啟勇 马威 实习生 国强芝

古城文脉的百年回响

记者 马娟 莫娟 通讯员 马威 实习生 谭琦 文/图

一座古老的文庙,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更凝结着文化根脉的精神象征。历经岁月洗礼的昭通文庙,经过精心修缮后,将以崭新的面貌向世人展示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作为昭通古城的精神象征,其历史可追溯至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时任昭通知府的孙思庭将“昭阳书院”迁至文渊街,并更名为“凤池书院”,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书院又增建藏书楼。这里不仅是昭通最早的官学之地,史称“孔庙”,亦是昭通文脉之源。

步入文庙,棂星门巍然而立。“棂星”相传为天上的文曲星,象征着孔子为文曲星下凡。作为文庙的起点,棂星门昭示着儒家精神对华夏文明的深远影响以及后世对至圣先师的尊崇。它与泮池、大成殿共同构成递进式空间序列,在划分祭祀区域的同时,强化“由凡人圣”的仪式感。

整座文庙沿袭传统孔庙严谨的中轴对称格局。主体建筑沿中轴线依次展开,其他建筑分列两侧,形成主次分明、秩序井然的空间布局,无声地诠释着儒家的伦理思想。核心建筑大成殿供奉孔子牌位,是举行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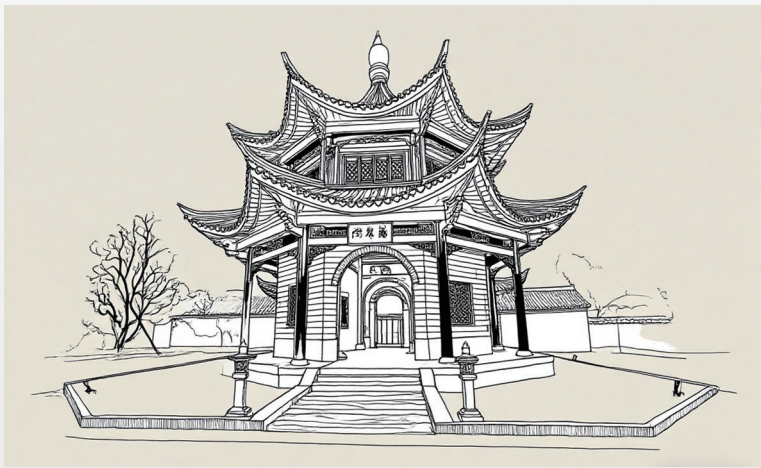
高规格祭祀仪式的圣殿。

这里不仅是建筑的史诗,还是历史的宝库。除棂星门、状元桥、泮池等经典元素外,国宝级文物汉代孟孝琚碑、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东晋霍承嗣墓壁画等,也为这片圣地增添了历史的厚重与文脉的华彩。

遥想当年,此处书声琅琅,文人荟萃,思想激荡。姜亮夫、张希鲁、萧瑞麟等一批昭通籍文化名家在此成长。重视教育的殷实人家纷纷送孩子来此求学,“耕读传家”的信念在一砖一瓦间垒砌,于一诵一读中扎根,最终融入昭通人的精神血脉。

修缮工程遵循“修旧如旧”原则,让古建筑之美重焕光彩。大理国光古建园林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吴俊文带领团队翻阅昭通府县志、寻访老匠人,力求在保留传统风貌的基础上,对每一块砖石、每一根木梁都进行精细修复。吴俊文说:“我们严格依据历史形制与工艺进行修复,力求重现其原有风貌。”

知来处,方能明去处。对昭通古城而言,文庙不仅是文化地标,还是精神寄托。它曾是求知的殿堂、思想碰撞的园地,铭刻着昭通的教育历程、科举荣光与乡贤风范。而今,修缮后的文庙已成为人们感悟传统文化、追寻历史根脉、思考精神价值的文化殿堂,让数百年的文脉在新时代继续发出深沉回响。



魁星阁。